

中国当代新悬疑推理小说系列

索命光碟

伍绍书 著

一部使人不忍释卷的悬疑推理小说
一部令人心灵震撼的社会时政作品

群众出版社

中国当代新悬疑推理小说系列

伍绍书 著

索命光碟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索命光碟 / 伍绍书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14 - 5007 - 7

I. ①索…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5529 号

索命光碟

伍绍书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13.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07 - 7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5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脱逃事件	1
二	林氏姐妹	8
三	把柄	14
四	交货	20
五	孤身赴会	26
六	总统套间	34
七	戴头盔的男子	41
八	黑吃黑	45
九	铁猫	50
十	最新发现	54
十一	牙膏里的秘密	60
十二	VCD 光碟	66

十 三	越狱	70
十 四	省局的临时决定	77
十 五	同一现场出现两种杀人方式	85
十 六	绝望	90
十 七	谁是作案者	96
十 八	复仇	101
十 九	内鬼	105
二 十	幕后黑手	110
二十一	铁证	123
二十二	潜在的嫌疑人	131
二十三	搜查	135
二十四	多个突破口	140
二十五	神秘的“宝物”	151
二十六	文化局长报案	158
二十七	打听案子的人	162
二十八	跟踪	172
二十九	大胆假设	178

三十	黑色幽灵	184
三十一	戴口罩的医生	189
三十二	每个人都有嫌疑	195
三十三	还有人掌握杀手的隐私	201
三十四	作证	209
三十五	没有寄信人地址	217
三十六	黑鬼落网	224
三十七	意外释放	230
三十八	令人窒息的僵局	236
三十九	真正的高手	243
四十	坐山观虎斗	250
四十一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263
四十二	职业的敏感	268
四十三	一场意外的抓捕	272
四十四	神秘的窃听器	276
四十五	我没有杀人	284
四十六	难道真的是他	292

四十七	幕后操纵者	297
四十八	同时启用的神州行卡	301
四十九	销毁罪证	308
五十	一个老政客	314
五十一	第一步目标	321
五十二	别人的圈套	328
五十三	被愚弄感和挫败感	333
五十四	更高明的幕后黑手	338
五十五	版权转让合同	348
五十六	解散“1·09”专案组	355
五十七	穿潜水衣的人	361
五十八	超级高智商罪犯	367
五十九	一个悦耳的女孩声音	377
六十	证据确凿吗	385
六十一	她怀孕了	394
六十二	一个最佳最稳妥的选择	403
六十三	爱情陪护的特殊待遇	412

一 脱逃事件

这一夜，红山监狱如往常一样，高墙电网，明亮安宁。

八点整，一辆半新半旧、没有牌照的面包车缓缓开过来，停在靠近罪犯生活区一端的围墙外，正好处在两盏围墙灯的交汇处，若隐若现。

车熄火后，久久没有人下来，引起门卫旁岗楼上值勤武警张小河的注意。但面包车没有超越警戒线，他只能视而不见。

昏暗的车内，一个头戴毡帽的胖男人反复观察四周后，将驾驶座靠背放倒，爬到车后，掀开一床被子，一个长约两尺、宽约一尺的金属盒子露了出来。他把盒子后的两根天线拉出来，从被子下摸出一个小巧的采访机，将一根导线连接到金属盒上，再把一副耳塞装进耳朵。他又察看一下四周，发现无人后，“啪啪”打开几个电源开关。几个淡绿色的小灯开始不停闪烁，不久就稳定下来了。

他迅速用被子将金属盒盖上，“嚓”地按下采访机的录音键，耳塞里传来一阵无线电的噪音，但比较小，不怎么刺耳。不久，噪音消退，代之以脚步声、敲门声和开门的声音。一个中年男声说：

“黑猪，门锁了没有？”

“锁了锁了，都锁了。你放二十四个心。”年轻的声音说。

“什么酒？”

“金六福，四星级。知道你今晚值班，特意叫一个师傅给捎的。”

“就你最精，知道我喜欢喝这种酒。外面正常价一百多，你花了两百多吧？”

“应该的应该的，三四百算不了什么。”

车内的人放下耳塞，紧握拳头，用力挥了一下，随即又把耳塞戴上，幽暗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惬意地躺在车上静静地听。

高墙内灯火通明。监房、厂房、食堂、医院、内门卫、教学楼、禁闭室和会见室等漂亮整洁，错落有致，配以整齐的绿化带和宽广起伏的欧式草坪，站在附近的山坡远远看去，俨然是一所管理严格的现代化专科学校。

六监区三楼一端的值班室内，一名身着警服的狱警正在喝酒，一个犯人在旁边站着。靠窗的办公桌上，一端平放着一根长长的电棒，另一端立着一部对讲机；中间摆着一个北京炉，炉上摆着一瓶酒，几样菜，热气腾腾。

这名狱警年约三十五六，中等身材，面颊微红。他是六监区抓改造的副教导员刘黄光。犯人是一名事务犯，叫谭小军，三十三四岁的样子。因皮肤黝黑，头很大，饭量惊人，在外面混世界时得了个“黑猪”的雅号，到了里面犯人也这么叫他。

两人喝得正酣，忽听见监舍内有人大喊：“报告干部，我肚子痛！”

刘黄光抬起一双微醉的红眼问黑猪：“谁？”

黑猪把门打开，走到外面听了一下，进来不屑地说：“是死鬼叶马。”

叶马又喊：“黑哥，我的肚子还是痛。再给我一点儿药吧！”

黑猪不耐烦地喊：“不要叫，等一会儿就来。”他从床上拿起一大串钥匙，把门轻轻关好，走了过去。

叶马声称肚子痛，今晚没出工，独自待在五号监舍内。黑猪歪扭扭走来，大声说：“死鬼，你装什么病？没见我和刘教在谈心吗？”

死鬼没争辩，塞给黑猪一包烟，低声说：“不好意思，我的裤子撒尿撒湿了，想到你们监子内烤一下火。”

黑猪忍不住“哈哈”两声，回头朝值班室看了看，接过烟扫一眼，麻利地装进裤兜，压着酒臭四溢的嘶哑嗓音说：“快一点儿，二十分钟！不能让刘教知道了！”说着，悄悄而又利索地把铁门打开。

死鬼弓着腰出来，连连点头：“放心放心！黑哥，我不会乱跑的，憋在里面实在太难受了！”

黑猪带着死鬼来到他的监舍——零监内，再三交代只准烤火，不能乱跑。死鬼一个劲儿地唯唯诺诺。黑猪正要走，死鬼拉着他说：“黑哥，我的一个同案今晚过生日，想下去和他喝一杯。”

黑猪眼珠骨碌碌一转，不容争辩地说：“你这个浑蛋，真是得寸进尺——你是死缓，不行！”

死鬼摸索着从衣领里抽出一张五十元的旧钞票，张开亮一下，卷起来塞进黑猪手里：“黑哥，放心吧，我已减为有期了，不会跑的。再说，这是重罪犯监狱，我往哪里跑啊！”

黑猪两眼一亮，松开那张钞票对着灯光看了一眼，用手指弹了弹，快速卷进衣袖里，低声笑道：“没收！”随即拿起钥匙，将通往楼梯口的全封闭铁门悄悄打开，声色俱厉地低声说：“不准乱跑——十分钟！”

死鬼点头唯唯诺诺，蹑手蹑脚走了下去。

黑猪轻轻将门锁好。意外地得了一笔外快，他很得意，哼着小调回到值班室，又与刘黄光海阔天空地吹起了牛皮。

估摸着刘黄光喝得差不多了，黑猪卷起裤子，从袜子里摸出一沓百元大钞，递了过去。“刘教，这是三千块钱，你替我保管一下。”

刘黄光盯着这把钱，强忍着惊喜，面含愠色道：“这么多现金，

你是怎么搞进来的？”

黑猪说：“这个你不要管，先收了吧。”

刘黄光接过钱，数也不数，迅速装进裤兜里。“你这个黑猪——现金必须没收。”

办公桌下，一个长方形的黑匣子和一个黑色的小话筒将他们的对话一字不漏地送了出去。

车内的人听到这里，紧握拳头轻轻地“耶”了一声。正当他准备再用力一挥时，迎面来了一个狱警，他的笑容顿时僵住了，慌忙拉下帽檐，伏身下去。那个狱警放慢脚步，好奇地朝车内费力地看了看，又走到车后看了一下车牌，摇摇头走了。车内的人松了一口气，又开始窃听。

九点半，就寝铃声准时响起，光头犯人一股一股地涌动起来。随即，生活区内响起叫喊声、口哨声、唱歌声、嘈杂的脚步声，耳塞内也隐约可闻。不久，耳塞里响起犯人大声的报数声。好一阵后，噪音稍稍小了点儿，又听到铁门“哐”的一声重响。刘黄光大声喝问：“黑猪，到哪里去？”

黑猪说：“没什么，到下面看看。”

刘黄光说：“就要熄灯了，下去干什么？”

黑猪说：“死鬼刚刚下去，我叫他快点儿上来。”

刘黄光惊道：“什么？死鬼下去了？谁让他下去的——黑猪，你真是胆大包天！”

黑猪说：“不要紧的，他已减为有期了。”

刘黄光说：“叫他赶快上来！”

黑猪“咚咚”地跑下去。十几分钟后，他满头大汗地跑上来，脸色惨白，气喘吁吁。刘黄光见他这副样子，顿时不安起来，变着调子问：“死鬼到哪里去了？”

黑猪慌道：“不知道。他讲他到同案那里去，可刚才问他的同案，说没看到死鬼。”

“谭小军谭小军，死鬼要是跑了，你也别想减刑了！”刘黄光急得团团转，大声说，“叫积委会的三个人全部下去给我找，找到了

要他到我这里来。”

刘黄光忐忑不安地等了二十几分钟，才听到楼梯上脚步声杂乱地响起。见到积委会的三个犯人不声不响地走上楼来，他脸色立即刷白，浑身暗颤，硬着喉咙厉声说：“你们在这里给我好好守着，我到下面看一看。”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刘黄光满头大汗地跑上来，将黑猪单独拉进值班室，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把我害惨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看到他。我估计他要么是从门卫那里混出去了，要么是爬围墙跑了！”

黑猪结巴起来：“不……不可能吧，有三四道门，他怎么跑？难道飞……飞出去？他不是减为有期了吗？”

刘黄光说：“减为有期了也还有十几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黑猪说：“那……那怎么办？”

“怎么办？还不是赶快报告！”刘黄光瞪了一眼黑猪，恨恨地拿出对讲机，闭着眼直呼总值班，完了又低声交代黑猪，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讲出去，黑猪连忙发毒誓予以保证。

车内那人听到这里，露出白白的牙齿毒毒地笑了，猛然又想起什么，迅速拔下耳塞，关掉所有电器，将被子一把盖上，往驾驶座上爬。衣服被什么钩住了，进不了驾驶座。这时，门卫牌楼上的警报器“呜——”地呼啸起来，凄厉的声音像半夜山洪暴发，忽然而来，能把毫无准备的人吓蒙了。他慌了，拉下帽檐，打开左边的推拉车门，翻身下车，又迅速跳到驾驶座上，掉头而去。

张小河是新兵，第一次听到警报器如此尖厉，一时震住了。等他略略定神后，猛然看见一人上了面包车，以为他就是逃犯或接应者，大喝一声：“站住！”同时手忙脚乱地端起步枪，笨拙地拉开保险，“砰砰”放了两枪空包弹。可等他再瞄准时，车已无影无踪了。

监管指挥中心、武警营房和狱警家属区内大功率的灯亮了起来，狱警、武警急匆匆地跑动集结，吆喝声、脚步声、引擎的发动声、对讲机里浑浊的对话声，嘈杂地响成一片。

红山监狱是一座关押十五年以上罪犯的重刑犯监狱，戒备森严，监管严格。如果2001年不跑人的话，将创下十年无脱逃事故的纪录，监狱上下都将受到嘉奖。在最后一个多月里出现脱逃的事故，所有狱警都急红了眼，监狱长汪振东、抓改造的副监狱长鲁志坚连夜从省城赶回，指挥追逃。

当晚，在家的所有武警、狱警按既定应急方案，兵分数路，或堵卡或搜索，有条不紊，行动迅速。

根据武警张小河提供的情况，监狱也估计没有牌照的蓝色面包车是接应叶马越狱的，成为了重点搜寻对象。凌晨，在各派出所的协助下，又集中警力对红山市所有酒店、宾馆、招待所展开地毯式搜查。

尽管追捕应急方案很成熟，没有漏洞，各警种的反应很快、很到位，但没有任何收获。临近黄昏，除了各交通要道、卡点和连夜赶往叶马家中的狱警，其他追捕人员全部撤回。晚上七点半，监狱召开紧急案情分析会议，由汪监狱长亲自主持，驻狱武警的主要领导和当晚的大部分值勤战士也依例参加。

汪监狱长和鲁副监狱长铁青着脸发了言，要所有熟悉叶马的干警和值班干警好好回忆，看他在逃跑前有何反常的举动，估计他是从哪里逃走的。同时，要求狱政科、狱侦科、教育科和叶马所在分监区的干警深入监区，了解叶马远远近近的关系。

六监区内，只见众多干警出出进进，三楼值班室的门更是关关合合。办公桌下的黑匣子仍粘在下面，无人注意。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多，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伸到桌子底下，一把将黑匣子和话筒扯下来，并用一块湿毛巾在下面擦了几下。门轻轻地打开又关上，值班室内恢复了平静。

一个星期过去了，远远近近被派出去的八九个追逃小组陆陆续续返回，没有关于叶马的任何消息。

进退维谷时，监狱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一种看法认为，此次脱逃事故很特别，或者说，有点儿蹊跷。一般情况下，一个坐了几牢的罪犯越狱后，由于不太熟悉外界情况，都会急于找亲朋好友

借钱以远走高飞，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儿线索。而叶马脱逃后，竟像人间蒸发，没有任何音讯，说明他有可能还没有出去，仍在监狱内。如此推断，最大的可能是他想从下水道逃跑，溺死或饿死在那里了。

果然，再次揭开六监区围墙内一个沉沙井盖时，死鬼叶马赫然躺在下面。

经过狱侦部门初步鉴定，推断他已死了两天了。进一步的勘察发现，叶马带了三条小钢锯，在内围墙从一个沉沙井钻进下水道，下去后又把盖子盖上。而察看盖子的几个犯人没仔细检查，破坏了痕迹，再加上下水道出口处的栅栏完好无损，致使狱侦科当晚下了一个死结论：绝对不是从下水道逃走的。

他钻到外围墙下的总出口时，遇到了出乎意料的致命拦路虎——横在出口里的两层栅栏不是铁家伙，而是特种不锈钢，三条小钢锯根本对付不了。他绝望后又爬回去，可又饿又累的他爬到盖子下时，再也无力顶开沉重的铸铁井盖。

监狱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作为脱逃事故报了警，省监狱管理局也派了狱侦处的人下来指导追逃，但由于叶马死在围墙内，可以说还没有跑出去，红山监狱十年无脱逃事故的良好纪录依然保有。

刘黄光那晚与黑猪喝酒并收受贿赂的事无人知道，且另有分监区值班干警承担直接责任，只受了小小的处分，官坐原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二 林氏姐妹

红山火车站，月台上人潮涌动，一男两女正在一端说说笑笑。

那男的年约二十七八，高高大大，皮肤麦黄，满脸春风。他叫肖光辉，是红山监狱狱侦科的副科长。在上次虚惊一场的罪犯脱逃事故中，就是他在最后的分析会上提出叶马可能被卡死在下水道里。得到验证后，监狱把仅有的一个到北京培训的指标给了他。

两个女的是姐妹。姐姐叫林洋洋，个子高挑儿，五官端正，媚而不俗，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上班。单位好，人又长得特别漂亮，人品和口碑也很不错，使她在选择未来的夫君时很挑剔，二十五六了还没找好对象。妹妹林巧巧虽然也很漂亮，但没那么幸运，只在红山宾馆找了一份合同制工作，当服务员。

肖光辉在与市局刑警支队的业务往来中，认识了林洋洋，曾想追她，遭到拒绝后见妹妹似乎更漂亮也更单纯，遂开始追妹妹，并得到了姐姐的支持。

肖光辉上车后，林洋洋在车窗下意味深长地说：“肖科长，你是一个优秀的警察，可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要辜负了巧

巧对你的一片真心啊！”

肖光辉在车窗内嬉笑着敬礼道：“放心吧，姨姐！”

林氏两姐妹会心地笑了。

红山宾馆原为红山地委接待处，地改市后，几经装修，成为红山市综合条件最好的宾馆。按国家标准号称为四星级，名称也便跟着摆脱土气，称为宾馆了。这里环境幽雅，假山楼阁，喷泉小桥，尽显江南园林风味。客房为五座三层的别墅式楼房，全都棱角分明，五颜六色，掩映在高大苍翠的密林之中，更显豪华气派。每座楼前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停车坪，周围点缀着奇花异草。进来粗粗一看，还以为是风景名胜区的高干疗养地呢。

当然，三省交界处的红山只是一个知名度一般的地级市，很少有国家级领导光顾，但省部级、厅级官员和其他各界名流却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无论哪个季节，不管白天黑夜，每座楼前总是停满了各式高档小车，更加凸显了这里的辉煌与气派。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高官名流在这里开会，知道的却不以为然。这些道貌岸然的人主要冲着这里的软件设施而来，说白一点儿，就是这里不但有非常漂亮的宾馆服务员和许多价廉物美的夜总会小姐，而且治安环境非常好，不必担心公安局忽然查房，影响自己名声。红山市在全省并不怎么出名，但在名流圈里，这个淫乐窝却是非常著名的，连附近省市的相关人士也很熟悉，频频光顾。

五号楼在最里边，装修最豪华，其中的208号房自封为总统套间，是这个宾馆也是红山市所有客房里条件最好的，住一晚要两千八百八。林巧巧凭其百里挑一的外表，做了这个房间的专职服务员。白天送走雄心壮志的男朋友后，她心情不错，哼着小调，正在套间内细细打扫卫生。

忽然，灯灭了，漆黑一团。正当她准备摸索着出去时，门口响起一阵轻轻的脚步声。

她惊问：“谁？”

没有应答，声音也没了。

她赶紧慌乱地往外走。快到洗手间门口时，一股浓烈的酒气扑来，紧接着脖子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人一下子瘫倒下去，人事不省。偷袭她的人比较高，似乎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将门轻轻关上，也不开灯，将林巧巧抱到床上，如饿狼一般，迫不及待地解开她的衣服……

天花板上，烟雾探头内，一个具有夜视功能的小镜头似老天爷一只愤怒的眼，死死地盯着这罪恶的一幕，但又无可奈何。

宾馆后面的小街上，树影很深，静静的没有几个人影。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内，一个人用被子盖住一个小电视机，耳插一个耳塞，手拿一个采访机，看到了林巧巧被强奸的镜头。

他不想再看这罪恶的一幕，盖上被子，摸出手机拨了“110”，迟疑一会儿后又停住了，倒头睡去。

市公安局的单身宿舍内，身穿警服的林洋洋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口里喃喃念着：“今晚是怎么啦？”妹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总统套间内，头发凌乱的林巧巧慢慢醒过来，灯火通亮，却不见任何人影。她的头很重，稍稍动一下后，又觉得下身疼痛异常。她掀开被子一看，只见下身全裸，落红斑斑。她禁不住掩被啜泣，浑身抽动，极尽凄然。

过了一会儿，她有气无力地抬起头，缓缓环视四周，发现床头柜上有一沓厚厚的钞票，压着一张字条。

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竟还是处女，真是难得！你不能报案，否则找不到好老公！给你八千元，做一下处女膜修复手术吧！你男朋友看不出来的。

林巧巧看后，愤怒地将钱一把扫到地上，撕碎字条，禁不住低声啜泣起来。

一阵电话铃声忽然炸雷般地响起，把她吓了一跳。

响了好几遍后，她迟疑地拿起电话，却是客房部经理石伟开打来的，问她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在值班室，而在套间内。她尽可能平